

A HUNGER ARTIST



世 界 名 家 中 短 篇 小 说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 等著 南纾 等译

Franz Kafka

艺 术 的 困 境 艺 术 家 的 孤 独

世 界 名 家 中 短 篇 小 说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 等著 南纾 等 译

Franz Kafk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饿艺术家 / (奥) 卡夫卡等著; 南纾等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99-9904-3

I. ①饥… II. ①卡… ②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8504 号

书 名	饥饿艺术家
著 者	(奥) 卡夫卡 等
译 者	南 纾 等
责任编辑	聂 斌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904-3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001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著 南纾\译
- 013 致父亲 [奥地利]卡夫卡\著 郜志云\译
- 065 荒唐人的梦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南纾\译
- 091 死于威尼斯 [德]托马斯·曼\著 袁丽红\译
- 179 克林格梭尔最后的夏天 [德]黑塞\著 南纾\译

饥饿艺术家

[奥地利]卡夫卡\著 南纾\译

近几十年以来，人们对饥饿表演的兴趣已经大为减退。过去有人自主举办如此大型的表演可是能大赚一笔的，但今天这已是毫无可能的了。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同了。那时，饥饿艺术家倾动全城；饥饿表演一天接着一天，人们的激情持续高涨，每个人每天至少都想观赏他一次。有人在表演接近尾声的几天里买了长期票，从早到晚坐在他的铁栅小笼子前；甚至在夜间也安排了观赏时间，火光照耀下，别有情趣。天气晴好的时候，就把笼子放到露天场地，让饥饿艺术家展览表演，那是特地为好奇的孩子们准备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不过是一个笑料，他们调笑取乐只是为了赶时髦，但是孩子们惊讶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为了安全相互抓着手，艺术家甚至连椅子也不屑一坐，只是坐在散乱的稻草上，他穿着黑色紧身衣，面色苍白，瘦骨嶙峋，肋骨条条可见，有时恭敬地向观众点头致意，带着勉强的微笑回答问题，甚至把手臂伸出笼子给人摸摸，让人们感受一下他是多么消瘦，但随后便完全沉默，不再理睬任何事，甚至对关系重大的时钟报时也毫无反应，那是笼子里惟一的装置，而只是半眯着眼睛

盯着前面某个虚空处，偶尔从一小杯水里面啜一小口，润润嘴唇。

观众熙来攘往，川流不息，除此之外，还有公众选出的固定看守人员轮班值守。奇怪的是，他们通常都是些屠夫。他们三人一组，任务就是日夜盯着饥饿艺术家，以防他从任何地方得到食物。不过这只是例行公事罢了，以此打消大众的疑虑，业内人士都知道，在饥饿表演期间，艺术家绝不可能吞食哪怕一丁点儿食物，甚至在被强迫的情况下都不会。职业的荣誉禁止他这么做。观众自然无法懂得这一点。常常有一些夜间看守在执行他们的职责时懒散松弛，故意挤在一个幽闭的角落里全神贯注地打牌，显然是想给饥饿艺术家一丝进食的机会，他们猜想他可能会从某个秘密的地方变出点食物来。再没有比这样的看守更让艺术家头疼的了。他们让他痛苦不堪，让他的饥饿表演变得异常艰难。有时在他们看守期间，他强打起虚弱的精神，尽可能长时间地唱歌，以表示他们对他的怀疑是多么地不公正。但这无济于事。他们反而惊叹他的技俩高超，竟然在唱歌的同时也能往嘴里塞食物。更合他口味的是那些围笼而坐的看守们，他们不满于大厅里昏暗的灯光，用经理给的手电筒打出强光直射着他。刺眼的光对他毫无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安稳地睡去，他总是打个小盹，甚至当大厅里充满熙攘喧嚣的人群时也如此。跟这样的看守们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让他很快乐。他情愿跟他们插科打诨，向他们讲述他的流浪生涯，再轮流听听他们的故事，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始终醒着，以便再次证明他在笼子里没有食物可吃，并且他的饥饿表演是无与伦比的。但最快乐的时刻还是在早晨来临时，

由他掏腰包给他们买来丰盛的早餐，看着这些健壮的人们在熬了一个通宵之后，狼吞虎咽地满足着强烈的食欲。当然，也有人因此把这些早餐视为一种贿赂看守的不正当手段，这就扯得太远了。当他们被问及是否愿意在没有早餐的情况下、仅仅为了任务本身而守夜时，他们便给自己找出各种借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怀疑。

不管怎样，一般说来，这些怀疑对于饥饿表演都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日夜不间断地看着饥饿艺术家，因此，仅根据个人观察的结果，谁也不能证明饥饿表演真的严格如一，滴水不漏。只有艺术家本人深谙这一点，他是惟一个对自己的饥饿表演完全满意的观众。然而由于其他一些原因，他从来没有感到满意过。或许并不是因为饥饿表演，而是由于对自己的不满才把他搞成了瘦骨嶙峋的样子，以致许多人心怀歉疚而远离他的表演，因为他们实在不忍心看到他那副尊容。除了他自己，甚至那些新入行的人都不知道，饥饿表演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简直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他对此毫不讳言，但是人们不相信他。人们至多把他当作一个谦逊的人。可是，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广告枪手或者纯粹是个江湖骗子，在所有事情中，禁食对他而言当然轻而易举，因为他有一套使禁食变得容易的诀窍，因此便厚颜无耻地宣称这是一个事实。对于这些非议和猜忌，他都不得不忍受。经年累月之后，他也变得习惯了。但他内心的不满总让他痛苦不已。有一点我们必须信任他，那就是在任何一次饥饿表演之后，他都不是出于自由意愿而离开笼子的。经理将最长

的饥饿期限定为四十天，超过这个期限便不允许，甚至在一些国际性大都市也不行，并且这还有个很好的理由。经验证明，保持在四十天左右，公众的兴趣会在持续高涨广告的作用下得到激发，但超过这个期限，城市居民便开始丧失兴趣，公众支持率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当然，在这方面，不同的城市与国家之间也会有细微的差异，但四十天的最高期限的确是不容置疑的规律。所以，到第四十天的时候，鲜花装饰的笼子被打开，狂热的观众挤满圆形露天剧场，军乐队奏响，两名医生进入笼子，为艺术家检查饥饿表演的健康状况，并通过扩音器向观众宣布结果，最后，两位因当选的荣誉而感到激动幸福的年轻女郎走来，帮助饥饿艺术家走出笼子，下几步台阶，前面放着一个小桌子，摆着精心挑选的营养饭食。在这个时刻，艺术家总是百般推辞。当两位女郎弯腰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时，他虽也自愿地把皮包骨头的手臂放在上面，但他却不想站起来。为什么刚过去四十天就要停止表演？他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甚至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当他正处在表演的最佳状态，更准确地说，甚至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为什么现在要停止饥饿？为什么人们要剥夺他更上层楼的权利，他本可以借此荣誉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事实上，他可能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打破自己的纪录，超越人类的想象极限，因为他感到他的饥饿能力是无限的。为什么这群人假装对他崇拜有加，却对他如此缺乏耐心？如果他能继续坚持和表演下去，为什么他们却不能忍耐着继续看下去？另外，他感到累了，欲哭无泪地坐在稻草上。现在，他应该挺起

笔直高大的身躯走过去吃饭，那是些只要一想到就会让他几欲作呕的东西。仅仅为了两位高贵漂亮的女郎，他才抑制住这种恶心，并不表露出来。他抬头凝视两位女郎的眼睛，她们看起来如此友好，实质上却那么残忍，然后便摇了摇因为太沉而压在软弱无力的脖子上的头。随后的事都按部就班。经理走上前来，乐队的噪音让他难以开讲，他扬起手臂，伸到饥饿艺术家头上，好像在邀请上帝下来观看他这个躺在稻草中的造物，这个饱受苦难的殉道者——他是个真正的殉道者，尽管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经理箍住饥饿艺术家细瘦的腰，动作轻微，显得过度小心，以使人们相信他抱住的是一件极其脆弱的东西，他暗中摇了摇饥饿艺术家，以致艺术家的双腿和上半身不由自主地来回摇晃，然后把他移交给两位女郎，她们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如同死人一般。这时，饥饿艺术家只能忍气吞声。他的头耷拉在胸前，好像它莫名其妙地滚动，然后停在这里。他的身体似乎已经掏空，双腿出于自卫发出一阵抽搐，膝盖紧紧压在一起，脚趾刨划着地面，好像它们并非真的着地，而是在寻找真实的土地。他体重轻巧，紧紧依偎在其中一个女郎身上，这位女郎惊慌失措、娇喘微微地四顾求援，她没想到受命得到的荣耀竟是这个样子，便尽可能地往外伸长着脖子，以避免她的脸蛋跟艺术家有丝毫的接触，随即发现这不可能，她那位更幸运的伙伴也不来帮她，只是颤颤巍巍地牵着饥饿艺术家的一只手，那不过是一小束指骨节罢了，她不禁“哇”的一声哭出声来，观众爆出一阵大笑，她不得不被站在身边等候多时的一位侍者替换下来。然后开始进餐。经理往

饥饿艺术家嘴里灌一些流汁，他正闭着眼睛，像是昏厥过去了，同时说一些开心的闲话，这样安排，是为了把观众的注意力从艺术家虚弱的身体状况上分散开去。可能是饥饿艺术家对经理耳语了几句，经理就提议为观众干杯，乐队大吹号角助兴，然后人们各自散去。没有人对这件事感到不满，没有一个人，除了饥饿艺术家——总是他一个人感到不满。

许多年他都这样生活下去，定期地休息一下，表面上光环照耀，万众瞩目，但实际上，他的情绪总是很低迷，而且这种沮丧日益加深，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把他当回事儿。那他怎么找到慰藉？又有什么可以指望呢？假如有一个和善的绅士对他的遭遇感到遗憾，并试图向他解释他的忧伤很可能是饥饿表演所致，那他一定会勃然大怒，像一只猛兽一样猛烈地摇晃着笼子，惊吓到每一个人，尤其是在表演进行到后期的时候。但经理自有一套惩治这种方法，他很乐意使用。他会为饥饿艺术家反常行为向观众致歉，让步说，艺术家的暴躁易怒是由饥饿引起的，常人是难以理解的，但他的行为可以原谅。然后他会进一步替饥饿艺术家做出几乎难以理解的声明，说他能做出比现在的时间还要长得多的饥饿表演。他会赞扬他勃勃的雄心，善良的意愿，那伟大的自我克制精神无疑也包含在声明中。但紧接着，他仅仅通过展示一些照片就反驳了前面说的话，这些照片同时用于出售，从中你能看到，在表演的第四十天，饥饿艺术家躺在床上，筋疲力竭，命悬一线。尽管饥饿艺术家对这种颠倒黑白已经习以为常，但也一再地感到震惊和丧气，那对他打击太大了。这分明是过早

结束饥饿表演所带来的后果，现在反而被说成是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要对抗这种不理解、对抗这个歪曲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他总是抓着笼子的栏杆，真诚地、如饥似渴地听经理讲话，但每次只要那些照片一拿出来，他就松开手，叹息着黯然离开，回到稻草中去，心头刚刚释然的观众再次聚拢上来，观看着他。

几年以后，见证这些场景的人回想起这件往事来，往往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此期间，上面提到的变故已经发生了。那几乎是突如其来的。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但谁愿意去深究呢？无论如何，这位骄纵一时的饥饿艺术家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被寻欢作乐的大众抛弃，他们蜂拥流向其他的表演了。经理继续带着他几次游历半个欧洲，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地方保留着这古老的兴趣。全属徒劳。就好像到处都达成了一项抵制饥饿表演的秘密协议一样。自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们后来又回忆起来，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苗头，由于陶醉在已取得的成绩里，有些问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阻止一些迹象的发展，事到如今再去亡羊补牢，为时晚矣。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将来有一天饥饿表演会再次繁荣，但这对当前活着的人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饥饿艺术家该去干什么呢？这个曾经被千万人追捧庆贺的人总不能去集市街头表演一些三脚猫的杂耍吧。他已经老去了，无法从事一项新的职业，关键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他对饥饿艺术的狂热痴迷已经超越了任何别的事物。最后，他告别了经理，这位他生命道路上无与伦比的伙伴，受雇于一家大型马戏团。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他甚至连合同条款

也不看一眼。

一个拥有大量演员、动物和道具的大型马戏团可以频繁地解雇和招聘，它能在任何时候雇用任何人，哪怕是饥饿艺术家，也能提供给他一席之地，当然，他的要求必须适当，不能太苛刻。此外，在这笔关键的交易中，孤注一掷的不仅是饥饿艺术家自己，还有他悠久而卓著的名声。事实上，鉴于这门艺术不因年纪增大而退化的独特性质，谁也不能因此就说，这位已不再处于技艺顶峰的老朽艺术家是想逃到马戏团这个宁静的安乐窝里去。恰恰相反，饥饿艺术家宣称，他的饥饿能力绝对不减当年——这倒是完全可信的。真的啊，他甚至断言，如果人们允许他任意自为，他这次一定会让全世界大为震惊，超越以往任何纪录，人们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这个要求只是饥饿艺术家一时激动，他竟忘了时代的氛围，这番言辞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只能只招来内行人的嘻嘘嘲笑。

不过饥饿艺术家还没有忘乎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人们是不会把他和他的笼子作为重头戏放在马戏城中央的。人们把他移至场外，放到一个离兽栏很近的路口。笼子上环绕着巨幅彩绘广告，彩色美术字体告诉人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什么东西。在主要表演的幕间休息期间，观众推搡着涌向兽栏去观看动物，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艺术家的笼子，并在那儿逗留一会儿。如果不是后面的人在狭窄的过道里使劲推挤，他们本可以在那儿待更长的时间，后面的人不理解为什么通往兽栏的道路被堵塞了，这使得前面的人不可能长时间、从容地观赏。这也是每次观赏时

间来临前饥饿艺术家都会颤抖不已的原因，而在过去，人们的观赏可是他孜孜以求的生命目标。最初，他总是急不可耐地盼望着幕间休息，他激动地巴望着被观众围个水泄不通，后来他很快就看出来，根据他们的意图来判断，那些人一次次地鱼贯穿过，无一例外地都只是为了去观赏野兽，哪怕是最顽固、最善于自我欺骗的人也不可否认的这个事实。然而看着远处的观众朝他蜂拥走来，仍然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们像潮水般涌来，两拨不断激增的人群高声叫喊着，诅咒着，饥饿艺术家立刻就听到怨声载道。其中一拨本来是打算轻松自在地观赏饥饿艺术家的，他们并不懂得饥饿艺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故意跟后面推搡的人较劲，这些人很快就让他更加痛苦不堪；另一拨人亟亟追求的便是径直走到兽栏前去。等到大批人过去，后面的一些人姗姗来迟，尽管已经没有什么妨碍他们四下围拢尽情地观看饥饿表演了，但他们却大步流星地直冲到兽栏前，对他几乎瞟都不瞟一眼。也有难得一遇的幸运时刻，一家之主带领着孩子来看饥饿表演，他用一根手指指着饥饿艺术家，详细解释这种艺术的意义何在，并说起早年有幸看到的相似但更为精彩绝伦的表演。而孩子们呢，无论在学校还是生活中都还缺乏足够的阅历，不禁直愣愣站着，一脸茫然——饥饿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如此，那热切的眼睛里射出的明亮光芒仍然预示着一个更新奇、更雅致的未来。有时候饥饿艺术家也安慰自己说，假如自己的位置离兽场不是那么近，或许情况就会好一点。像现在这样，人们就很容易选择去看野兽，更不用说兽栏发出的恶臭、野兽在夜间的骚乱、

为食肉性动物准备的生肉片从他身边拖过去，还有饲养动物的咆哮这一切都让他心烦意乱、郁郁寡欢。但他又不敢向剧团经理发牢骚。不管怎样，他有时还得感谢那些野兽吸引来了大批的观众，其中总有一两个人会注意到他的存在。如果他企图主动让别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伴随而来的，让别人意识到一个事实，严格地讲，他不过是通往兽场途中的一个障碍，到那时，谁知道人家会把他放在哪个隐蔽的角落里呢？

一个小障碍，的确，一个正走向衰亡的障碍。在当今时代人们还要为一个饥饿艺术家而劳心费神，对此等怪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正是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宣判了饥饿艺术家的命运。他可能是拼尽全力在做饥饿表演了，的确是，但已经无可救药了。人们直接从他身边扬长而过，视若无物。试着向人们解释饥饿艺术，向任何一个都行！如果一个人对饥饿毫无感觉，那么他也就无法理解饥饿艺术了。那幅漂亮的标志变得脏兮兮，字迹难辨。人们把它拆下来，却没人想到要去更换它。记录饥饿天数的小木板依旧挂在那里，最初一段时间人们还每天仔细地更新着数字，可长久以来，上面的数字已经凝固了，因为过了几周之后，工作人员甚至对这么一个芝麻点的小任务都感到厌倦了。于是，艺术家便不停地饥饿下去，正像他年轻时代曾梦想的那样，正如当年的预言，倾力成就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对他来说毫无困难。可惜已经没人记录天数了——没有一个人，甚至连艺术家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他的心变得越来越沉重。偶尔有一个人闲步过去，站在那里，对那个陈旧的数字取笑一番，说那

是个骗人的鬼把戏，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那种冷漠无情、先天丑恶的人所能发明的最愚蠢不过的谎言，对饥饿艺术家而言，这可不是什么骗局，他一直都在诚实地工作，相反，是这个世界骗取了他的报酬。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件事也终于有了个了结。终于有一天，这个笼子引起了一位主管的注意，他质问侍者为什么让这么完美精致的笼子放在那里弃置不用，却装着沓烂的稻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直到一个人借助计数板上数字的帮助，才想起饥饿艺术家来。他们用一根棍子朝稻草里四下捅了捅，发现了饥饿艺术家还在里面。“你还在继续饥饿吗？”那个主管问，“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停止？”“原谅我，各位，”饥饿艺术家细声细气地说。只有把耳朵凑在栅栏上的主管能听懂。“当然，当然，”主管说，并用一根手指轻叩着额头，以此向人们暗示饥饿艺术家所处的危险状况，“我们原谅你。”“我一直都盼望你们欣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我们欣赏它。”主管和蔼可亲地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欣赏它。”饥饿艺术家说。“好，那我们就不欣赏它，”主管说，“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欣赏它？”“因为我不得不饥饿，我干不了任何别的事。”饥饿艺术家说。“瞧您说的，”主管说，“为什么你干不了别的事情？”“因为，”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头抬起一点儿，撅着嘴唇，好像要把一个吻送进主管的耳朵里，以保证他不会漏掉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我喜欢的食物。如果我找到了，相信我，我绝不会这样当众出丑，我会像你或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大吃大喝，塞满我的身体。”这就是他最后

的话，但是在他那渐渐微暗的眼睛里依然流露出一丝坚定，尽管不再是自豪，但可以确信：他继续在饥饿。

“好啦，把这里清理清理吧！”主管说。他们把饥饿艺术家连同稻草一起埋掉了。笼子里放进了一只年轻的黑豹。即使是一个感觉最迟钝的人，看到这只绕笼子转悠蹦跶的野兽，都会感到赏心悦目，精神振奋，这只笼子已经沉闷很久了。黑豹什么都不缺。饲养员无需多考虑就能给它送来它喜欢的食物；它看起来也从不因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具备一切优点，几乎达到了爆发点，看起来它似乎把自由也带在了身上。那自由仿佛就潜伏在它的牙齿或其他某个地方，生命的欢乐从咽喉部位吼出强烈的激情，对观众而言，承受它的欢乐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们克制住了自己，团团围在笼子四周，一步也不想离开。

致 父 亲

[奥地利] 卡夫卡 \ 著 郜志云 \ 译

最亲爱的父亲：

最近您问起我，我为什么畏惧您。同往常一样，我不知如何回答，一来是我确实畏惧您，二来是要阐明这种畏惧的根源涉及到太多的细节，我一时也无法说得清楚。现在我试图以书面的形式回答您的问题，它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即使是写信的时候，对您及后果的畏惧也在妨碍着我畅所欲言，何况材料浩繁，远远超出了我的心力。

对您来说，事情总简单不过，至少在我面前，以及您不分场合在其他许多人面前谈论时是这样认为的。在您看来，事情多少是这样的：您一生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尤其是我牺牲了一切，因此我才过上“奢侈放纵”的生活，有充分的自由去学任何我想学的东西，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什么都不必操心。您并不要求我们为此报答，您知道“子女的报答”是怎么回事，但要求我们至少态度亲近点，有一点同情心。而我却总是躲着您，躲进我的房间里，埋首书本，与癫狂的朋友交往，沉溺在偏激的思想中；我从来没有和您坦率地交谈过，没有陪您去过教堂，在弗兰岑斯巴德